

那體慧〈支謙兩首先前未證實來源的「法句偈頌」〉評介*

張譯仁 / 蘇錦坤

德國慕尼黑大學佛教研究項目博士生 / 獨立佛學研究者

摘要

那體慧教授（Jan Nattier）在《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發表〈支謙兩首先前未證實來源的「法句偈頌」〉一文的主幹指出，《天譬喻》（*Divyāvadāna*）的兩首偈頌以及《優陀那品》（*Udānavarga*）的兩首偈頌 17.7-8 可以視作 T210《法句經》(22.7)及(22.8)的對應偈頌。文中作了相當詳盡的詮釋和對應偈頌的比較研究，此外還夾敘了一些對支謙《法句經》的看法、檢視〈述佛品〉的各首偈頌，以及從宏觀的立場反思當今存世的多語言、多版本的《法句經》相貌。

筆者依次介紹、評述或補充下列六點議題：

1. 〈22 述佛品〉第一頌的對應偈頌
2. 〈22 述佛品〉第十二頌的對應偈頌
3. 支謙將比丘翻譯作沙門
4. 葛氏七百偈本

* 2024/1/7 收稿，2024/3/6 通過審稿。

作者案：兩位審稿老師指出本文初稿的一些缺失，讓本文兩位作者能及時改正，在此致謝！

5. 兩頌的翻譯底本

6. 支謙《法句經》翻譯底本的語言

關鍵詞：1.法句經 2.「《法句》類文本」3.梵文《天譬喻》4.

Jan Nattier 那體慧

目次

1. 前言：存世之「《法句經》類」古代文獻回顧
2. 《法句經》〈22 述佛品〉第八頌(22.8)
3. 《法句經》〈22 述佛品〉第七頌(22.7)
4. 評述
 - 4.1 〈22 述佛品〉第一頌的對應偈頌
 - 4.2 〈22 述佛品〉第十二頌的對應偈頌
 - 4.3 支謙將比丘翻譯作沙門
 - 4.4 葛氏七百偈本
 - 4.5 兩頌的翻譯底本
 - 4.6 支謙《法句經》翻譯底本的語言
5. 結語

1. 前言：存世之「《法句經》類」古代文獻回顧

巴利《法句經》(*Dhammapada*)可以說是初期佛教文獻中最流行、最常被翻譯的佛典之一。近一百多年以來，大量佛教寫本出現於世，其中包括梵語、犍陀羅語(*Gāndhārī*)、俗語(*Prakrit*)、佛教混合梵語(*Buddhist Hybrid Sanskrit*)與吐火羅語等多種《法句經》平行文本。¹作為此經重要的平行文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優陀那品》(*Udānavarga*)，於絲綢之路北道曾廣為流傳，出土了大量寫本殘片。因而這一類文本也被稱作「《法句》類文本」(“*Dharmapada-type*” texts)²或「《法句》－《優陀那》文獻」(*Dharmapada-Udāna*)。³巴利語《法句經》及其平行文本的研究一直是佛教文獻學的重要課題。1994年，著名佛教文獻學家和中古印度語專家諾曼(Kenneth Roy Norman)和封興伯(Oskar von Hinüber)合作編訂了巴利語《法句經》精校本。⁴其後諾曼又基於其編校的文本翻譯了巴利語《法句經》，書中附有詳實的注疏，並討論偈頌的讀法和格律。⁵

¹ 在印度語系「法句經類」的文獻裡，單獨成書者或名為「法句」(*Dhammapada*, *Dharmapada*)，或名為「優陀那品」(*Udānavarga*)，經題均無「經」字。另有包含「法句偈頌」的經本，如「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文獻《大事》(*Mahāvastu*)收錄了多首「法句偈頌」。

² Lenz (2003: 12), *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6 + 25*.

³ Baums (2009: 44ff.), “A Gāndhārī Commentary on Early Buddhist Vers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7, 9, 13 and 18”.

⁴ Norman & von Hinüber (1994), *Dhammapada*.

⁵ Norman (1997b),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梵文《優陀那品》(*Udānavarga*)的精校本則於 1965 年由伯恩哈德(Franz Bernhard)整理出版，⁶其中匯集前人對英、法、俄藏殘片的研究，校讀柏林藏品的寫本殘片(可綴合為 200 多份寫本的 700 多個殘片)，⁷並且列出異讀和平行文本。⁸1970 年，施密特豪瑟(Lambert Schmithausen)的長篇論文⁹詳實地辨析《優陀那品》寫本的不同層次，指出其可分為兩系(Rezensionen)，一系(Rezension I)屬於說一切有部，另一系(Rezension II)或許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這兩系以外，還有一類寫本明顯更古老，或許是兩系的共同祖本，這一類古寫本(die älteste Überlieferung)的代表是「巴黎木簡」(das Pariser Holz-Manuskript)。在施密特豪瑟的影響下，米歇爾·哈恩(Michael Hahn)教授的高足巴勒克(Michael Balk)精研藏譯《優陀那品》及藏譯《優陀那品注疏》(*Udānavarga-vivaraṇa*)，以此為基礎撰寫碩士和博士論文。巴勒克在 1988 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利用藏譯注疏和各種平行文本，深入研究《優陀那品》偈頌的格律、讀法和文本流傳。其博士論文曾小範圍印行，後於 2011

⁶ Bernhard (1965), *Udānavarga*.

⁷ Bernhard (1965: 11ff.) 關於德藏寫本的早期研究，參考：Balk (2011: 20ff.), *Untersuchungen zum Udānavarga: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mittelindischer Parallelen und eines tibetischen Kommentars*; 中谷英明 (1988: 153f.)，〈スバシ 写本の研究——亀茲国致隸藍の『ウダーナ・ヴァルガ』〉。

⁸ 他的整理方法是呈現殘片中主流的讀法，即重構出《優陀那品》的“武加大本”(Vulgata)，參見 Bernhard (1965: 5, 15f.), Balk (2011: 21f.).

⁹ Schmithausen (1970), “Zu den Rezensionen des Udānavargah”.

年納入《印度學和藏學叢刊》(Indica et Tibetica)重印。¹⁰法藏「巴黎木簡」是《優陀那品》的古寫本，由伯希和(Paul Pelliot)發現於龜茲東北的蘇巴什(Subaši)。日本學者中谷英明(Nakatani Hideaki)於1987年在法國出版《蘇巴什出土的優陀那品》(*Udānavarga de Subaši*)，¹¹是蘇巴什寫本(之前學者稱之為「巴黎木簡」)的全篇轉寫。之後，他又於1988年在日本出版了《蘇巴什寫本的研究》，¹²從文書學、形態學等多個方面研究該寫本，還囊括了對漢譯本及其他平行文本的比較研究。蘇巴什殘片作為現存最古老的《優陀那品》梵語寫本，儘管品目組織上與伯恩哈德本《優陀那品》高度近似，具體頌文的讀法卻有不少差異，反映了早期文本傳承的不同讀法。它的語言保留了更多中古印度語殘留，許多特點與西北印度犍陀羅語的特徵相近。¹³1990年，迪茨(Siglinde Dietz)和宗孜·土丹強巴(Champa Thupten Zongtse)合作編訂了藏譯《優陀那品》的新精校本。¹⁴在伯恩哈德整理本出版後，更多Uv相關的寫本殘片被辨識出來。韋勒(Klaus Wille)教授基於大英圖書館藏品中被辨識出的梵文寫本，編制了平行文本索引列表，其中就包括大量Uv相關

¹⁰ 2011年版為1988年版博士論文的原樣重印，其事由參見：Balk (2011: 2)。

¹¹ Nakatani (1987), *Udānavarga de Subaši: édition critique du manuscrit sanskrit sur bois provenant de Subaši: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fonds Pelliot*.

¹² 中谷英明 (1988).

¹³ 中谷英明 (1988: 35–51, 186).

¹⁴ Dietz & Zongtse (1990), *Udānavarga. Band III: Der tibetische Text*.

的寫本殘片。¹⁵

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出土於 19 世紀末，以佉盧文書寫。¹⁶1962 年，布臘夫(John Brough)出版了其精校本《犍陀羅語法句經》(*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堪稱《法句經》比較研究領域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僅包括了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的介紹、轉寫、完整圖檔，還有關於平行文本比較研究和偈頌讀法詮釋的詳盡注釋。布臘夫指出，它的語言風格：

“與其說是通常意義上的翻譯(translation)，不如說是將底稿逐詞進行語言置換(transposition)的結果……幾乎是在不同方言的語音系統之間的機械置換。”¹⁷就犍陀羅語而言，長期以來，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是唯一正式出版的犍陀羅語佛教文獻，直到 1994 年，有匿名者向大英圖書館捐贈了 29 卷佉盧文佛教寫本。華盛頓大學邵瑞琪(Richard Salomon)教授及其團隊主導了對大英圖書館藏犍陀羅佛教寫本的研究。¹⁸其中，包括第二種犍陀羅語《法句經》殘片，倫茨(Timothy Lenz)博士對它的研究於 2003 年出版。¹⁹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的文書學和

¹⁵ Wille (2014: 230, 234ff.), “Survey of the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Hoernle, Stein, and Skrine Collection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¹⁶ 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的漢語介紹，可參考：紀寶 (2015)，〈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的發現與研究情況簡介〉。

¹⁷ Brough (1962: 114),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cf. also Salomon (1999: 139, note 24), Lenz (2003, 19f.).

¹⁸ 大英圖書館藏犍陀羅語文獻的介紹，參見 Salomon (1999),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aṣṭhī Fragments*.

¹⁹ Lenz (2003).

形態學特徵和大英圖書館的犍陀羅語殘片有一定差異，有可能二者來自犍陀羅語內部不同的方言區域。²⁰ 2011年，韓發科(Harry Falk)教授介紹了新近現世的犍陀羅語 Split Collection，²¹ 其中有第三種犍陀羅語《法句經》的殘片。2015年，他又發表了《新見犍陀羅語法句經》(A New Gāndhārī Dharmapada)²²，轉寫並研究了 Split Collection 中的犍陀羅語《法句經》。第三種犍陀羅語《法句經》與現存諸平行文本都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總體上與《優陀那品》最為接近。新近的研究提示不同部派的《法句經》傳本之間，偈頌順序和品目組織可能會有較大差異。²³ 可以說，「《法句》類文本」流動性極強，即使同是犍陀羅語文本也存在多種不同的傳承。

巴特納本《法句經》(Patna Dharmapada)的研究也有新的進展。該寫本由印度學者羅睺羅(Rāhula Sāṅkrtyāyana)發現於西藏，其照片保存於印度巴特納，因此得名。1989年，孔恩(Margaret Cone)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巴特納本《法句經》(Patna Dharmapada)的新轉寫。²⁴ 它的語言性質和部派歸屬一直有爭議。²⁵ 近年來隨著箭頭字母(Bhaikṣukī)的破譯，更多

²⁰ Salomon (1999: 91, 120, 124f.)

²¹ Falk (2011),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ṣṭhī Texts”.

²² Falk (2015), “A New Gāndhārī Dharmapada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3)”.

²³ Falk (2015: 26f.)

²⁴ Cone (1989), “Patna Dharmapada, Part I: Text”.

²⁵ 早期學者稱其為「梵語《法句經》」(Sanskrit Dharmapada)。羅特(Roth)傾向於認為它可能屬於大眾部系說出世部(Mahāsāṅghika-Lokottaravādin)，參

正量部(Saṃmitīya)²⁶佛教文獻得到研究，巴特納本《法句經》的部派歸屬可以被確定為正量部，語言為正量部佛教俗語，可能抄自以箭頭字母(Bhaikṣukī)書寫的祖本。²⁷

在「《法句》類文本」比較研究豐碩成果的基礎上，漢譯《法句經》研究也有了新進展。那體慧教授(Jan Nattier)在《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發表了〈支謙兩首先前未證實來源的「法句偈頌」〉一文(以下簡稱為「論文」)，²⁸ 此文

見 Roth (1980: 82, 89),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Ārya-Mahās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s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Supplement 1. Notes on the Patna Dharmapada, 2. Text of the Patna Dharmapada.”; Roth (2000: 81), *Discussions about the Patna Dharmapada*。關於其部派歸屬的研究史，參見 Dimitrov (2020: 79–86), *The Buddhist Indus Script and Scriptures On the so-called Bhaikṣukī or Saindhavi Script of the Sāṃmitīyas and their Canon*。

²⁶ 正量部其名的梵文或寫作 Sāṃmitīya，關於其拼寫與語源，參見 Sferra (2020: 659, note 38), “*Pudgalo ’vācyah* — Apropos of a Recently Rediscovered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Saṃmitīyas.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kārikā by Saṅghatrāta”; Tournier (2020: 862, note 9), “Buddhist Lineages along the Southern Routes: On Two *nikāyas* Active at Kanaganahalli under the Sātavāhanas”; Tournier (2023: 406, note 13), “A 4th/5th-Century *sūtra* of the Saṃmitīya Canon? On the So-Called ‘Continental Pāli’ Inscription from Devnimori”。

²⁷ 參見 Sferra (2020: 660ff.), Dimitrov (2020: 79–89), Tournier (2023: 416–419)。迪米特洛夫依據寫本的正字法和抄寫訛誤，主張巴特納本《法句經》抄自以箭頭字母(Bhaikṣukī)書寫的母本，參見 Dimitrov (2020: 86–146), Tournier (2023: 418, note 51)。

²⁸ Nattier (2023: 215-252), ‘On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in Zhi

首先揭示，至少在西元最初幾世紀當中，印度初學佛教者以《法句經》為不可逾越的基本教材；²⁹ 並且，古代的「法句經類」偈頌出現多種語言的寫本與譯本，可見其普及程度。其次，論列了 T210《法句經》的兩首偈頌的來源，此兩首偈頌分別是〈22 述佛品〉第七首與第八首（筆者此處依次稱之 22.7、22.8）：

「船師能渡水，精進為橋梁，
人以種姓繫，度者為健雄。」(22.7)³⁰

「壞惡度為佛，止地為梵志，
除瞿為學法，斷種為弟子。」(22.8)³¹

「論文」旁徵博引了許多對應偈頌，³² 此處筆者僅擇要介紹上述兩首 T210《法句經》偈頌與其相關偈頌的翻譯議題與對應關係；其次，對「論文」作了六項評論及補充。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元、明藏」、「明藏」或「聖語藏」，以單引號(「」)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藏」)、《普寧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元藏」)、《徑山

Qian's Hybrid Dharmapada'，筆者暫譯為〈支謙兩首先前未證實來源的「法句偈頌」〉。

²⁹ 《出三藏記集》卷 7，(支謙)〈《法句經》序〉：「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CBETA, T55, no. 2145, p. 50, a21-22)。

³⁰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7, a21-23)。

³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7, a23-24)。

³² 見 Nattier (2023: 236f.) 所列的對應偈頌。

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明藏」，或稱《嘉興藏》)或《聖語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正倉院聖語藏寫經」，代碼為「聖」)。本文以「甘博寫本」指稱「中國甘肅博物館藏 001 號《法句經》寫本」。

2. 《法句經》〈22 述佛品〉第八頌(22.8)

「論文」指出，除了水野弘元與法光法師以外，尚未見有學者編列〈22 述佛品〉第八頌的對應偈頌。此一頌為：

「壞惡處為佛，止地為梵志，
除瞋為學法，斷種為弟子。」(22.8)³³

水野弘元與法光法師均主張將梵文《優陀那品》的 Uv 11.15 作為 T210《法句經》(22.8) 的參考偈頌 (cross reference)：³⁴

brāhmaṇo vāhitaiḥ pāpaiḥ śramaṇaḥ śamitāsubhaḥ |
pravrajayitvā tu malān uktaḥ pravrajitas tv iha || (Uv 11.15)³⁵
婆羅門已除惡，沙門已息不淨，

³³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7, a23-24)。

³⁴ Nattier (2023: 223-224)。水野弘元 Mizuno (1981: 284)，《法句經の研究》。Dhammajoti 法光法師 (1995:184, note 14),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關於法光法師此書的評介，請參考蘇錦坤 (2019b)，〈《法句經》(T210)的詮釋與翻譯---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

³⁵ Bernhard (1965: 190), *Udānavarga*: 'XI Śramaṇavarga'. 此處漢譯為筆者所譯。

已出離垢穢，此稱為出家。

那體慧不贊同水野弘元此一建議，³⁶ 而認為梵文《天譬喻》(*Divyāvadāna*)的第三章〈彌勒譬喻〉(*Maitreyāvadāna*)中此首偈頌較適合作為 T210《法句經》(22.8)的對應偈頌：

uttīrṇo bhagavān buddho
brāhmaṇas tiṣṭhati sthale |
bhikṣavo 'tra prisnānti
kolaṃ badhnanti śrāvakāḥ ||
佛世尊已渡，
婆羅門停止於岸上，
諸比丘正游泳渡(河)，
聲聞弟子們正紮造船筏(準備渡河)。³⁷

其實，梵文《優陀那品》的 Uv 17.8 可作為 T210《法句經》(22.8)的對應偈頌。

³⁶ 《優陀那品》Uv 11.15 的對應偈頌為巴利《法句經》Dhp 388，漢譯對應偈頌為《法句經》卷 2〈梵志品 35〉第七頌：「出惡為梵志，入正為沙門，棄我眾穢行，是則為捨家。」(CBETA, T04, no. 210, p. 572, c3-4)，Uv 11.15 提到的是「婆羅門、沙門、捨家修行者」三種人，(22.8)提到的是「佛、梵志(婆羅門)、除饑(比丘)、聲聞弟子」四種人，兩者顯然不同。

³⁷ Divy 56.10-11. Cowell and Neil (1886: 56), *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and Nattier (2023: 224f.), 「論文」引述 Andy Rotman (2008: 120), *Divine Stories: Divyāvadāna* 的偈頌英譯：‘The Lord Buddha has crossed, the brahman remains on shore. Here the monks swim across, the disciples bind a raft.’。此處漢譯係筆者參考上一引文所譯。

uttīrṇo bhagavān buddhaḥ
sthale tiṣṭhati brāhmaṇaḥ |
bhikṣavaḥ snānti caivātra
kolaṃ badhnanti cāpare || (Uv 17.8)

佛世尊已渡，
婆羅門站立於岸上，
諸比丘正於此入水，
而其他人正繫造船筏(準備渡河)。

此一偈頌尚有另兩首漢譯對應偈頌：
《出曜經》卷 18〈水品 18〉第八頌：

「佛世尊已渡，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淵浴，聲聞縛牢筏。」³⁸

《法集要頌經》卷 2〈水喻品 17〉第八頌：

「佛世尊已度，梵志度當度，
苾芻入淵池，聲聞縛牢固。」³⁹

藏譯對應的偈頌：

brgal nas sangs rgyas bcom ldan 'das ||
bram ze skam sar gnas par mdzod ||
de la dge slong khrus byed cing ||

³⁸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07, c14-15) (CBETA, T04, no. 212, p. 707, c14-15)；第二句「梵志渡彼岸」，「宋、元、明藏」作「梵志渡彼渡」，似應以《大正藏》錄文為合適。

³⁹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5, c18-20)。

nyan thos rnams kyis gzings kyang bcas || (UvT 17.8)⁴⁰

T210《法句經》(22.8)的第二句「止地為梵志」，可以說是與〈表 1〉所列的《天譬喻》‘brāhmaṇas tiṣṭhati sthale’和 Uv 17.8 ‘sthale tiṣṭhati brāhmaṇaḥ’的句意完全吻合，相對而言，《出曜經》「梵志渡彼岸」與《法集要頌經》「梵志度當度」則相差較遠。由於‘sthala’ (sthale 為其「位格」)有「岸、堤、階、填高的地」的意思，因此，《出曜經》的翻譯反映了三個字中的「brāhmaṇas 梵志」與「sthale 岸」。

第三句「除饑為學法」，「除饑」為「bhikkhu(巴利), bhikṣu(梵文)」的早期譯詞，⁴¹「論文」認為支謙可能遇到如‘parisnānti’的難字，此字即使是當代學者也很難找到相關的字義詮釋，因此，那體慧設想譯者可能「編造了一個無傷大雅的譯詞 make up something innocuous」。⁴²當然，我們無法完全排除此一「猜想」；不過，這樣的「猜想」仍然有些缺陷。首先，

⁴⁰ Dietz and Zongtse (1990: 175). cf. also Nattier (2023: 237).

⁴¹ 《一切經音義》卷 57：「除饑(渠鎮反。舊言『除饑、(除饑)女』即今『比丘、比丘尼』也。《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饑於色欲，比丘除此愛饑之想，故名『除饑』也。』」(CBETA, T54, no. 2128, p. 688, b15-16)。案：其實《分別功德論》並未嚴格區分「比丘、沙門」，《分別功德論》卷 2：「比丘亦名沙門。沙門者，心得休息，息移有欲，寂然無著。亦名除饑，世人飢饑於色欲，比丘者除此愛饑之飢想。世尊說法，比丘能受，斷除生死，至涅槃門，是故告比丘耳。」(CBETA, T25, no. 1507, p. 35, c11-15)，「耳」字，「宋、元、明藏」作「爾」字，應以「爾」字為合適。

⁴² Nattier (2023: 227).

支謙說：「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⁴³ 此偈在巴利《法句經》無對應偈頌，所以很可能不是出自「初譯」，而是從梵文《優陀那品》或其他來源補入。在此情況之下，支謙遇到此偈的幾個「難解的字」，他大可放棄，看不出支謙要勉強補入此首偈頌的理由。其次，「敦煌殘卷 (P. 2381) 錄文」作「除僅為學英」，第二字可能是「謹」字的抄寫訛誤，但是第五字「英」字，⁴⁴ 雖然形體可疑，筆者沒有十足把握，但是從此一寫卷的其他多個「法」字，可以確定該字不是「法」字。因為「學英」此一詞彙不見於佛教文獻或漢語辭典，對本句的詮釋尚未提供任何幫助。此句《出曜經》作「比丘入淵浴」，與 Uv 17.8 的用字 *‘bhikṣavaḥ snānti caivātra’* (而諸比丘正於此沐浴) 相符，《法集要頌經》「苾芻入淵池」則缺乏與「沐浴 *sināti* (巴利), *snāti* (梵文)」相當的譯詞。藏譯本的 *‘khrus byed’* (UvT 17.8) 則與「沐浴 *sināti* (巴利), *snāti* (梵文)」相當。

第四句「斷種為弟子」，以〈表 1〉所列的《天譬喻》偈頌第四句 *‘kolaṃ badhnanti śrāvakāḥ’* (聲聞弟子們綁紮筏) 而言，《出曜經》「聲聞縛牢筏」與此相符。出於未知原因，支謙將相當於「筏 *kola* (梵文), *kulla* (巴利)」位置的字理解成「*kula* 種姓、氏族」(巴利)，因而翻譯為「種」；將相當於「捆绑 *badhnati* (梵文), *bandhati* (巴利)」位置的字理解成「*bāheti* 除

⁴³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6, c15-16)。

⁴⁴ 張譯仁，(2022: 220, note 578)，《吳譯《法句經》(T210) 的跨語言對勘研究--以譯語考釋管窺其源語面貌》；原圖檔可見：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303274r/f2.item.r=Pelliot%20chinois%202381>)，2023/6/1。

去」(巴利)，譯為「斷」。除此以外，筆者認為還有可能字根「√bandh 網綁」與字根「√vadh/badh 殺」或「√bādh 阻隔，逼」發生混淆，因而支謙將其譯作「斷」。⁴⁵

回到第一句「壞惡度為佛」來，此句令翻譯者及詮釋者均感到相當困擾。以〈表 1〉所列的《天譬喻》與《出曜經》偈頌而言，這是以「渡河」為喻來說明「佛、梵志、比丘、聲聞弟子」四種人的差別，「佛、世尊」是已渡河者，「梵志(婆羅門)」是僅站立於岸上而未渡河者，比丘是入水正在游泳渡河者(筆者認為此處 *snānti* 應有游泳之意)，聲聞弟子則是造筏準備渡河者。

相對而言，〈表 2〉所列的對應偈頌則是以所謂「Folk etymology 流俗詞源」⁴⁶的方法來解說「梵志 *brāhmaṇa*、沙門 *samaṇa*、出家者 *pabbajita*」三者的差別。「出惡、壞惡」是出於將「梵志 *brāhmaṇa*」當作來自「*bāhana, bāhaṇa*」(Prakrit 俗語)或「*badhāna*」(巴利、梵文)，有「障礙、對抗、惱害、壓迫」

⁴⁵ 支謙在相似的語境下也將類似語義為「殺」的詞翻譯作「斷」，例如《法句經》卷 1〈教學品 2〉第十二頌：「學先斷母」(CBETA, T04, no. 210, p. 559, c3)，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為 *Dhp* 294，與「斷」對應的字為：‘*hantvā*’(殺)。可參考蘇錦坤 (2022: 13f.)，〈《阿毘曇八犍度論》〈偈跋渠〉與《阿毘達磨發智論》〈伽他納息〉的偈頌釋譯〉。(另一種可能是，支謙將動詞詮解為「√bādh 阻隔，逼」。在巴利文和佛教梵語中，「√bādh 阻隔，逼」和「√bandh 網綁」的混淆也十分常見，cf. PTSD s.v. *bādhati, bādheti*; Norman (1991: 113-114)。)

⁴⁶ 可參考辛島靜志著，裘雲青翻譯，(2017)，〈*brāhmaṇa*，*śramaṇa* 和 *Vaiśramaṇa* -- 印度語言流俗詞源及其在漢譯的反映〉。

的意思。⁴⁷ 因此，〈表 1〉反映了各對應偈頌此句均作「佛世尊已渡」，T210《法句經》中的「壞惡」兩字，或者是出於「誤譯」，或者是出於抄寫訛誤。

〈表 1〉 梵文《優陀那品》Uv 17.8 的對應偈頌

偈頌	上半偈	下半偈
T210《法句經》(22.8)	壞惡度為佛，止地為梵志，	除讎為學法，斷種為弟子。
《天譬喻》(Divyāvadāna)	uttīrṇo bhagavān buddho brāhmaṇas tiṣṭhati sthale 佛世尊已渡， 婆羅門停止於岸上，	bhikṣavo ‘tra parisnānti kolaṃ badhnanti śrāvakāḥ 諸比丘正游泳渡(河)， 聲聞弟子們正繫造船筏(準備渡河)。

⁴⁷ Norman (1997b: 155),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Note that the etymology *brāhmaṇa* < *bāhita* must have been made in a dialect where *brāhmaṇa* had become **bāhana*.’ 辛島靜志著，裘雲青翻譯，(2017:7f.): 「佛教流俗詞源解釋 *brāhmaṇa* 時聯想到動詞 *bāh-*，這一解釋僅在某一方言中成立，在這一方言中『古印度雅利安語(吠陀語) OIA』*brāhmaṇa* 變為俗語形 *bāhaṇa*，或變為俗語 *bamhaṇa* 或阿育王碑銘上的 *bāmhaṇa*。…盡管至今尚未發現文獻中義為『婆羅門』的 **bāhaṇa* 這個詞的存在，但通過如上對耆那教聖典俗語形 *māhaṇa* (<**bāhaṇa* x √mah “尊崇，敬畏”) 的考證(它似乎源自 **bāhaṇa*)，我們基本可以認為，在佛教經典中 **bāhaṇa* 曾經存在，但後來完全被 *brāhmaṇa* 取代了。」

《優陀那品》 Uv 17.8	uttīrṇo bhagavān buddhaḥ sthale tiṣṭhati brāhmaṇaḥ 佛世尊已渡， 婆羅門站立於岸 上，	bhikṣavaḥ snānti caivātra kolaṃ badhnanti cāpare 諸比丘正於此入水， 而其他人正繫造船筏(準 備渡河)。
《出曜經》 〈水品 18〉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法集要頌 經》〈水喻品 17〉	佛世尊已度， 梵志度當度，	苾芻入淵池， 聲聞縛牢固。

〈表 2〉巴利《法句經》(Dhp 388)與 Uv 11.15 的對應偈頌

偈頌	上半偈	下半偈
T210 《法 句經》〈梵 志品 35〉 (35.7)	出惡為梵志，入正為沙 門，	棄我眾穢行，是則為捨 家。
巴利《法 句經》 (Dhp 388)	bāhitapāpo ti brāhmaṇo samacariyā samaṇo ti vuccati. 「除惡」為婆羅門， 寂靜行者被稱為「沙 門」，	pabbājayam attano malaṃ tasmā pabbajito ti vuccati. 捨斷了自己的垢穢， 他被稱為是「出家者」。

《優陀那 品》Uv 11.15	brāhmaṇo vāhitaṃ pāpaiḥ, sramaṇaḥ śamitāśubhaḥ 婆羅門已除惡， 沙門已息不淨，	pravrajayitvā tu malan uktaḥ pravrajitas tv iha 已出離垢穢， 此(稱)為出家。
《出曜經》 〈梵志品 34〉	出惡為梵志， 入正為沙門，	棄我眾穢行， 是則為捨家。
《法集要 頌經》〈梵 志品 33〉	出家為梵行， 入正為沙門，	棄捨眾穢行， 是則名捨家。

總結此頌的討論，T210《法句經》中的 (22.8) 可能是翻譯自與〈表 1〉所列的《天譬喻》讀法相當的原語偈頌，翻譯(或抄寫)時在第一句「佛世尊已渡」出了錯，而呈現為「壞惡度為佛」；第三句「除饑為學法」，「除饑」為「bhikkhu(巴利), bhikṣu(梵文)」的古譯之一，「學法」的譯語可能對應意義艱澀難解的「parisnānti(梵文，意為『游泳渡河』)」；第四句「斷種為弟子」，弟子為「śrāvakā 聲聞(弟子)」的對譯，漢譯此處將「綁造筏 kolaṃ badhnanti(梵文)」誤作「斷種」。

雖然 T212《出曜經》中〈18 水品〉的第八頌與梵語《優陀那品》中〈17 水品〉的第八頌處在對應的位置，而且偈頌內容相當接近，但是兩者的第四句顯然不同。前者為「聲聞縛牢筏」，後者為「kolaṃ badhnanti cāpare 而其他入正紫筏(準備渡河)」；後者缺少第四種身分的「śrāvakā 聲聞(弟子)」，至少沒

有與「śrāvakā 聲聞(弟子)」相當的語詞。由此可見 T212《出曜經》此頌據以翻譯的底本與 Bernhard 本《優陀那品》⁴⁸ 有差異，而且可能前者更接近「古本」。⁴⁹

3. 《法句經》〈22 述佛品〉第七頌(22.7)

「論文」接著探討〈22 述佛品〉第七頌的對應偈頌。此一頌為：

「船師能渡水，精進為橋梁，
人以種姓繫，度者為健雄。」(22.7)⁵⁰

那體慧指出梵文《天譬喻》(*Divyāvadāna*)的第三章〈彌勒譬喻〉(*Maitreyāvadāna*)中此首偈頌較可作為 T210《法句經》(22.7) 的對應偈頌：⁵¹

ye taranty arṇavam saraḥ
setuṃ kṛtvā viśṛjya palvalāni |
kolaṃ hi janāḥ prabandhitā

⁴⁸ Bernhard (1965: 236).

⁴⁹ 年代較古的蘇巴什本 (*Subaṣi*)《優陀那品》殘片此頌僅存第四句，讀法作 śrāvaka- (UvS 212 = 17.8)，與 Bernhard 本 Uv 不同，而和《天譬喻》、藏譯《優陀那品》及漢譯諸本相近。參張譯仁 (2022: 123); Nattier (2023: 230).

⁵⁰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7, a21-23); 《法集要頌經》卷 2 〈如來品 21〉：「船師能度水，精進為橋梁，人以種姓繫，度者為勇健。」(CBETA, T04, no. 213, p. 787, c23-25)，僅第一句有「渡、度」的小差異。

⁵¹ Divy 56.8-9. Nattier (2023: 233)，此一偈頌位於〈表 1〉所引的《天譬喻》偈頌的前一首偈頌。

uttīrṇa medhāvino janāḥ ||

凡建造橋樑者，
越過池潭，渡過湖泊和海洋；
人們綁造船筏，
度者為智者。⁵²

在巴利《長部 16 經》與《小部》第三經《優陀那 8.6 經》
有類似的偈頌：⁵³

Ye taranti añṇavaṃ saraṃ,
Setuṃ katvāna visajja pallalāni
Kullañhi jano pabandhati,
Tiṇṇa medhāvino jana.

凡建造橋樑者，
越過沼澤，渡過海洋和湖泊；
人們綁造船筏，
度者為智者。

⁵² 此處漢譯係筆者所譯。「論文」引述 Andy Rotman(2008:120) 的英譯：

‘Those who build a bridge, leaving behind the shallows, cross ocean and rivers. The people bound a raft, the wise simply crossed.’有些翻譯會將第三句當作第四句的時間副詞子句，而成為 While the people bound a raft, the wise simply crossed.，如元亨寺《自說經》卷 1：「某者作橋，跨沼渡河，世之愚人，作桴筏間，如是賢者，已為渡過。」(CBETA, N26, no. 10, p. 166, a12 // PTS. Ud. 90)。

⁵³ DN 16 (D ii 72), PTS. Ud. 90.

如果這兩首漢譯偈頌是成對的偈頌，此頌的對應偈頌很可能是梵文《優陀那品》的 Uv 17.7。

ye taranty āṇavaṃ nityaṃ
kolaṃ baddhvā janāḥ śubhaṃ |
na te taranti saritāṃ
tīrṇā medhāvino janāḥ || (Uv 17.7)⁵⁴

凡是一直渡越海洋、湖潭者，
人們縛造牢固的筏，
他們尚未渡河時，
智者(已)為渡者。⁵⁵

年代較古的蘇巴什寫本《優陀那品》殘片則與《天譬喻》和巴利《優陀那》的對應偈頌讀法相近，而和 Bernhard 本《優陀那品》不同。

ye taranti āṇṇavaṃ sa(rah)
.. (kr)tvā visṛjya palvalāni /
kolaṃ hi janaḥ (p)r(aban)dh(ati)
t(īr)ṇṇā m(e)dh(ā)v(ino) .. (UvS 211 = 17.7)⁵⁶

「論文」指出第二句「精進為橋梁」，或許可以解釋為「精進地建造橋梁」，而非「以『精進』作為『橋梁』」。也就是

⁵⁴ Bernhard (1965: 235)

⁵⁵ 最後兩句也可譯作：「他們不渡河，渡者為智者。」

⁵⁶ Nakatani (1987: 50). Nattier (2023: 236) 引用末句作 *t(īr)ṇṇā m(e)dh(ā)iv(ino)*，*i* 為誤植衍文。

說，支謙將「*setuṃ kṛtvā* 已經建造了橋梁」翻譯作「為橋梁」，將「*visrjya palvalāni* 越過許多沼澤」的「*visrjya* (let go, pass over)」(越過) 當作「*vīrya* 精進」⁵⁷，原因可能是文本訛誤，也可能是誤譯。此處漢譯也無與「*palvalāni* 沼澤(複數)」對應的譯詞。

第三句「人以種姓繫」，如同上一節的解釋，譯者將相當於「筏 *kola*(梵文), *kulla*(巴利)」位置的字理解成「*kula* 種姓、氏族」(巴利)；於是，「綁(繩)造筏」變成「種姓繫」。

第四句「度者為健雄」，將「*uttīrṇa*」翻譯作「度者」應無疑義；漢譯將相當於「*medhāvino janāḥ* 智慧的人、智者」位置的用語當作「健雄」，原因不明，或許是梵文寫本將「*janāḥ*」誤作「*jinaḥ* 勝者、雄」。筆者還發現，在《法句經》中，存在若干相似的用例。例如《法句經》〈篤信品 4〉第 7 頌：「健夫度患」，對應偈頌如巴利《法句經》263 頌：‘*sa vantadoso medhāvī*’ 與梵文《優陀那品》(Uv 10.7): ‘*sa vāntadoṣo medhāvī*’，似乎是將相當於‘*medhāvī*’的字翻譯為「健夫」。另外，「*dhīra* 智者、堅固」有時也被譯為「健」。例如《法句經》〈忿怒品 25〉第 17 頌：「捨不明健」，對應梵文《優陀那品》(Uv 20.2): ‘*avidyām prajahed dhīraḥ*’。

⁵⁷ 筆者推測，這一混淆有可能與犍陀羅語佉盧字母的書寫有關。梵文 *visrjya* 在犍陀羅語中可以拼寫作 **visija*。而在部分佉盧文書體中 -si- 𑖦 和 -ri- 𑖪 較為相近，有可能發生混淆，可參見 Glass (2000: 94f., 104ff.), *A Preliminary Study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 Paleography*; Lenz (2003: 116f.)。visrjya > **visija* 從而可能被讀作 **virija*，又由於中古印度語中 -j- 和 -y- 的混淆，被理解為「精進 *virija* (巴利), *vīrya* (梵文)」。

回到第一句「船師能渡水」來，此句令翻譯者及詮釋者相當困擾。以上述的《天譬喻》對應偈頌與 Uv 17.7 等偈頌的第一句而言，僅有「渡水」，而未出現與「船師」相當的用字。

「論文」推測，可能譯者想湊足「五言」，依上下文而添加此兩字。

總結此頌以上的討論，列舉的對應偈頌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是《天譬喻》梵文偈頌及巴利《長部 16 經》與《小部》第三經《優陀那 8.6 經》的偈頌，以及蘇巴什本《優陀那品》偈頌殘片(UvS 17.7)；第二組為梵文《優陀那品》(Uv 17.7)。前者提到「*setum* 橋梁」，後者則否；前者第三句提到「人們綁造筏」，後者則是在第二句；後者有前者所無的「*na te taranti saritām* 他們不渡湖泊」。

排除一些誤譯之後，T210《法句經》中的 (22.7) 與第一組的句意相近，而 T212《出曜經》中〈18 水品〉的第七頌則與第二組的偈頌內容相當：⁵⁸

「猶如人渡河，縛筏而牢固，
彼謂渡不渡，聰叡乃謂渡。」

4. 評述

⁵⁸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07, b21-22)。《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此一偈頌可作對應偈頌參考：「諸度江海者，作橋度彼岸，有縛我求度，智者先達岸。」(CBETA, T28, no. 1549, p. 806, b10-11)，《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第三句的「我」字，似應為「筏」字。】

「論文」不僅認為上述兩首偈頌尚未有學者指認其對應偈頌，並且引用梵文《天譬喻》與之比對字句；此外還夾敘了一些對支謙《法句經》的看法、檢視〈述佛品〉的各首偈頌，以及從宏觀的立場反思當今存世的多語言、多版本的《法句經》相貌。筆者依次介紹、評述或補充此中的六點議題。

4.1 〈述佛品〉第一頌的對應偈頌

「論文」編列漢譯〈述佛品〉21 頌的對應偈頌時，首列巴利《法句經》79 頌(Dhp 79)為該品第一頌的對應偈頌，⁵⁹ 這應該是「校對失誤」，筆者認為作者原意應是指巴利《法句經》179 頌(Dhp 179)。

〈述佛品 22〉第一頌為：

「己勝不受惡，一切勝世間，
叡智廓無疆，開矇令入道。」⁶⁰

巴利《法句經》179 頌(Dhp 179)為：

yassa jitaṃ nāvajīyati jitaṃ assa no yāti koci loke,
tam buddham anantagocaraṃ apadaṃ kena padena nessatha.

他的勝利不會退失，世間無人能跟上他的勝利，
這位境界無量的佛陀無跡可尋，你們將以何方式導引他？⁶¹

⁵⁹ Nattier (2023: 221)，應是筆誤。

⁶⁰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7, a9-11)，第三句「疆」字，「宋、元、明藏」作「疆」字；第四句「矇」字，「宋、元、明藏」作「矇」字。

⁶¹ Norman (1997b: 28) 英譯為：Whose conquest is not lost, Whose conquest

雖然那體慧與法光比丘均將巴利《法句經》179 頌(Dhp 179)作為〈述佛品 22〉第一頌的對應偈頌，⁶²筆者認為此一主張有其瑕疵。審視此兩首對應偈頌，漢譯第一句「已勝不受惡」顯然與巴利對應偈頌第一句不符：「Yassa jitaṃ nāvajīyati 勝利不會退失的人 (nāvajīyati 為 na avajīyati 的連音)」，漢譯的「惡」字並未在後者出現，後者的「不會退失」也與前者的句意不同。漢譯第三句「叡智廓無疆」或「叡智廓無疆」，巴利對應偈頌的第三句出現的用字是「tam buddham anantagocaraṃ 這位境界無量的佛陀」；漢譯第四句「開矇令入道」或「開矇令入道」也與後者第四句不符：「apadaṃ kena padena nessatha 無跡可尋，你們將以何方式導引他？」，巴利偈頌並無與「開矇」或「入道」兩詞彙相當的用字。⁶³

筆者認為玄奘翻譯的《阿毘達磨發智論》有一偈頌與巴利《法句經》179 頌 (Dhp 179)相符：

「勝已不復勝，已勝無所隨，

does not go anywhere in the world, him awakened, with endless realm, leaving no track, by what track will you lead him? (他的勝利不會退失，他的勝利不會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他是一位境界無邊的覺悟者，他沒有任何蹤跡，你們將如何引導他？)此處英譯或依此所作的漢譯容或有些出入，應該不至於妨礙此處的討論。

⁶² Nattier (2023: 221); Dhammajoti (1995: 183, note 3).

⁶³ 另有一種可能是譯者將 'padena' 當作「道」(於道)，將 'nessatha' 當作「引導」而翻譯作「入」字；但是，對「開矇」兩字仍無合理的解釋。參考引田弘道 (2000: 272)，《新国訳大藏經・法句經》。

佛所行無邊，無迹由何往？」⁶⁴

4.2 〈述佛品〉第十二頌的對應偈頌

「論文」在結論宣稱，漢譯〈述佛品〉的 21 頌僅剩第四、十二和十九等三頌尚未標示對應偈頌。⁶⁵ 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將梵文《優陀那品》的〈21 如來品〉第三頌(Uv 21.3)作為漢譯〈述佛品〉第十二頌的參考偈頌。⁶⁶

〈述佛品 22〉第十二頌為：

「佛為尊貴，斷漏無婬，
諸釋中雄，一群從心。」⁶⁷

梵文《優陀那品》的〈21 如來品〉第三頌(Uv 21.3)為：

ahaṃ hi lokeṣv arahāṇaḥ
ahaṃ lokeṣv anuttaraḥ |
sadevakeṣu lokeṣu cāhaṃ
mārābhibhūr jinaḥ ||⁶⁸

⁶⁴ 《阿毘達磨發智論》(CBETA, T26, no. 1544, p. 1030, a8-9)。

⁶⁵ Nattier (2023: 245):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parallels to the two vers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n the Udānavarga (and elsewhere), only three verses in Zhi Qian’s Chapter 22—vv. 4, 12, and 19—remain without any counterpart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thus far.’.

⁶⁶ 見引田弘道 (2000: 277)。其他平行文本如 UvS 272 = 21.3，可參中谷英明 (1988: 244)，此不贅舉。

⁶⁷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7, b2-3)。

⁶⁸ Bernhard (1965: 279)。漢譯偈頌為筆者所翻譯。

我為世間之阿羅漢，我於世間為無上；
而且我是世間及天上戰勝魔羅的勝者。

審視此兩首偈頌，漢譯第二句「斷漏無婬」與第四句「一群從心」為 Uv 21.3 所無，第三句「諸釋中雄」與 Uv 21.3 的「而且我是世間及天上(之雄 jinaḥ)」句意相呼應。雖然不能列兩者互為對應偈頌，筆者認為可以當作「參考偈頌」；有可能在日後更多文本證據出現之後，可以演繹漢譯此處發生偏差的原因。

從《出曜經》卷 20〈如來品 22〉的第三頌及《法集要頌經》卷 2〈如來品 21〉的第四頌可知，它們的梵文底本在相對位置也有此一頌，此兩譯在第三句的譯文顯得與對應的梵文偈頌更貼切：

「我為世尊，斷漏無婬，
諸天世人，一群從心。」⁶⁹
「我為佛世尊，斷漏無婬欲，
諸天及世人，一切從吾心。」⁷⁰

《出曜經》及《法集要頌經》的譯法，顯然參照了 T210《法句經》的偈頌，又根據其底本對個別字句稍作調整。《出曜經》長行對偈頌的解釋則尤其值得注意。第二句的註解為「斷漏無婬者，謂無上義，無有過上者……」。⁷¹「無上」正可

⁶⁹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17, a24-25)。

⁷⁰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7, b28-c1)。

⁷¹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17b1-2)。

與梵本的偈頌讀法相合，對應 *anuttara-*。第三、四句的註疏為「諸天世人，一群從心者，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釋梵四王，吾為獨尊獨悟無與等者……」。⁷²又補充了偈頌譯文中所闕的「魔」。一方面，《出曜經》此頌的譯文承襲了 T210《法句經》，依照底本調整了第一、三句的譯法。另一方面譯(註)者又可能根據其原語底本，在長行註解中補充、說明偈頌的難解處。由此頌的釋文可見，《出曜經》的譯(註)者，依據的底本或許與 Uv 相近。⁷³

4.3 支謙將比丘翻譯作沙門

「論文」提及支謙將原來文本的用字「比丘」翻譯作「沙門」，那體慧宣稱將在下一篇論文陳述她的論點，令人相當期待。⁷⁴筆者認為，支謙雖然遵循漢地混用「沙門、比丘」的習慣，⁷⁵但是在《法句經》偈頌翻譯並未出現此一混用的譯例。

⁷²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17b8-11)。

⁷³ 參考引田弘道(2000: 277)。

⁷⁴ Nattier (2023: 220, note 24 and 25): 'The word *Shamen* 沙門 appears at first glance to point to an underlying title of *Śramaṇa*, but this word is well attested in Zhi Qian's corpus as a substitution term used to translate *bhikṣu*.' (note 25). '...-- that is, a term originally coined as a transcription but subsequently used to translate a different word, in this case a form of *bhikṣu* - ... On *Shamen* as a substitution term for *bhikṣu*, (and on substitution terms in general) see Nattier *forthcoming*.' (note 24).

⁷⁵ 如義淨自稱「沙門」，《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翻經三藏沙門義淨」(CBETA, T54, no. 2125, p. 204, c5)。支謙〈法句經序〉：「是後五部沙門」

以阿育王碑銘為例，「沙門」、「婆羅門」常並舉，如刻石碑銘 (Rock edict IV, RE IV) 列舉 ‘śramaṇa-bramaṇanam’ 與 ‘samana-baṃbhanānam’，⁷⁶ ‘samaṇa’ (巴利)、「śramaṇa」(梵文) 意指「非婆羅門」的出家修道者。在經、律當中，也常見到比丘自稱為「沙門」的例子。⁷⁷

檢索巴利《法句經》帶有‘bhikkhu’的偈頌，如 Dh 31 ‘appamādarato bhikkhu’，對應偈頌作「比丘謹慎樂」；Dh 73 ‘purekkhāraṇ ca bhikkhusu’，對應偈頌作「貪養比丘」；Dh 75 ‘bhikkhu Buddhassa sāvako’，對應偈頌作「比丘佛子」；Dh 243 ‘nimmalā hotha bhikkhavo’，對應偈頌作「比丘無垢」。⁷⁸

(CBETA, T04, no. 210, p. 566, b23)，此處「沙門」實指依止世尊出家的「比丘」。

⁷⁶ Cunningham (1877: 69), *Inscriptions of Asoka*. Hultzsch (1925: 36f., 53f., 187), *Inscriptions of Asoka*. 有時，「沙門」、「婆羅門」的順序會顛倒為「婆羅門」、「沙門」，參 Norman (1997a: 122),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⁷⁷ 如《雜阿含 500 經》：「沙門釋子」(CBETA, T02, no. 99, p. 132, a6)，對應經典《相應部 28.10 經》：‘samaṇa sakyaputtiyā’。又如「緣起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 2：「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CBETA, T23, no. 1444, p. 1027, b21-22)，《四分律》卷 33：「若法所因生，如來說是因；若法所因滅，大沙門亦說此義。」(CBETA, T22, no. 1428, p. 799, a3-4)。巴利《毘奈耶》：‘ye dhammā hetuppabhavā tesam hetum tathāgato āha, tesaṇ ca yo nirodho, evaṃvādī mahāsamaṇo.’(Vin. i 40)。

⁷⁸ 如 Dh 31 的對應偈頌為《法句經》卷 1〈放逸品 10〉：「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惱，變淨小致大，積惡入火焰。」(CBETA, T04, no. 210, p. 562,

又如以 T210《法句經》〈奉持品 27〉第九頌至第十二等四頌而言，前兩頌譯詞作「沙門」，後兩頌譯詞作「比丘」：

「所謂沙門，非必除髮，
妄語貪取，有欲如凡。(27.9)
謂能止惡，恢廓弘道，
息心減意，是為沙門。(27.10)
所謂比丘，非時乞食，
邪行婬彼，稱名而已(27.11)
謂捨罪福，淨修梵行，
慧能破惡，是為比丘。(27.12)」⁷⁹

〈奉持品 27〉第九頌的巴利對應偈頌為 Dhṛp 264，偈頌確實是出現「沙門」，而未出現「比丘」：

na muṇḍakena samaṇo abbato alikaṃ bhaṇaṃ
icchālobhasamāpanno samaṇo kiṃ bhavissati. (Dhṛp 264)

〈奉持品 27〉第十一頌的巴利對應偈頌為 Dhṛp 266，巴利偈頌出現兩次 'bhikkhu'，並未出現漢譯作「沙門」的現象。⁸⁰

c17-18)。Dhṛp 73 的對應偈頌為《法句經》卷 2〈利養品 33〉：「遠道順邪，貪養比丘，止有慳意，以供彼姓。」(CBETA, T04, no. 210, p. 571, c5-6)，此頌亦可參考 Uv 13.3。Dhṛp 75 的對應偈頌為《法句經》卷 2〈利養品 33〉：「諦知是者，比丘佛子，不樂利養，閑居卻意。」(CBETA, T04, no. 210, p. 571, c9-11)。Dhṛp 243 的對應偈頌為《法句經》卷 2〈塵垢品 26〉：「垢中之垢，莫甚於癡，學當捨惡，比丘無垢。」(CBETA, T04, no. 210, p. 568, b27-28)。

⁷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a3-8)。

有一特例為 Dhp 142 的第四句 ‘so brāhmaṇo so samaṇo sa bhikkhu’，《法句經》對應偈頌位於〈刀杖品 18〉作「是沙門道人」。即使如此，只能說支謙翻譯得顯太過簡略，將「婆羅門、沙門、比丘」譯成「沙門道人」；應該不能據此稱其將「比丘」翻譯作「沙門」。⁸¹

在以漢語寫序作文時，「比丘」與「沙門」詞義相近，常混用不別。但是，翻譯此兩字均為「音譯」，除非譯者蓄意改置或擇一選用，否則不致於失誤。如上文所述，在 T210《法句經》並未出現混淆的譯例(或者說，混淆的譯例不多)。

既然如此，為何在相對於巴利《法句經》第二十五品 Bhikkhuvagga 的篇章會出現〈沙門品 34〉呢？

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假說。依巴利《法句經》順序，最後五品是〈22 地獄品〉、〈23 象品〉、〈24 愛欲品〉、〈25 比丘品〉與〈26 婆羅門品〉，此一次序與 T210《法句經》相當(〈30 地獄品〉、〈31 象喻品〉、〈32 愛欲品〉、〈34 沙門品〉與〈35 梵志品〉)，差異在於巴利〈25 比丘品〉在後者為〈34 沙門品〉。⁸²

⁸⁰ Dhp 266: ‘na tena bhikkhu hoti yāvatā bhikkhate pare, vissam dhammam samādāya bhikkhu hoti na tāvatā,’

⁸¹ Dhp 124 的對應偈頌為《法句經》卷 1〈刀杖品 18〉：「自嚴以修法，滅損受淨行，杖不加群生，是沙門道人。」(CBETA, T04, no. 210, p. 565, b20-21)。

⁸² Nattier (2023: 219, note 22) 提到 Li Jiangnan 黎江南的一個假說：「支謙翻譯此經時，仿照古代漢語文獻採取兩字的篇名。」筆者認為雖有此一可能，但是選用「兩字」作為篇名並非漢語文獻的通例，《論語》也有〈公冶長〉、〈衛靈公〉為三字的篇名，應對此一猜測持審慎的態度；以同為支謙翻譯的《義足經》為例，十六篇的篇名都是多於兩字。

支謙自述在「初譯」、「後譯」之後，「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這是將前後兩譯合為一部的編訂（本文稱此為「編訂」）；「後譯」根據的相關版本來源可能不只一種。⁸³ 如筆者〈T210《法句經》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一文所述，支謙既依照「後譯」改訂「初譯」偈頌，也將兩次翻譯的偈頌改置其他品目；因此，支謙也有可能依照「後譯」改訂「初譯」的品名，不能歸諸於「支謙用『沙門』來翻譯外語文本的 *bhikṣu*」；此其一。

T210《法句經》共出現二十次「比丘」、十四次「沙門」、三次「息心」，⁸⁴ 所以，不存在有支謙將相當於「比丘」的原文改譯成「沙門」的議題；此其二。

雖然，巴利《法句經》對應的品名為「比丘品」(25 *Bhikkhuvagga*)，但是梵文《優陀那品》與《法集要頌經》均保有〈沙門品〉與〈比丘品〉，⁸⁵ 而《出曜經》則將對應的兩品

⁸³ 蘇錦坤 (2019a)，〈T210《法句經》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筆者同意那體慧「T210《法句經》根據的相關版本來源至少有兩種」的主張，筆者將在後文予以詳述：Nattier (2023:218, line 18-19): ‘and consisting of material from (at least) two different sources’。

⁸⁴ 《法句經》卷2〈沙門品34〉：「息心非剔，慢訑無戒，捨貪思道，乃應息心。息心非剔，放逸無信，能滅眾苦，為上沙門。」(CBETA, T04, no. 210, p. 572, b16-18)。「息心」與「沙門」均為 *Samāṇa*(巴利)或 *Śramaṇa*(梵文)的譯詞。

⁸⁵ Bernhard (1965: 185), *Udānavarga*: ‘XI Śramaṇavarga’, (1965: 431): ‘XXXII Bhikṣuvarga’. 《法集要頌經》卷1〈沙門品11〉：「沙門品」(CBETA, T04, no. 213, p. 782, c1)，卷4〈苾芻品32〉：「苾芻品」(CBETA, T04, no. 213, p. 796, b15)。

都翻譯為〈沙門品〉。⁸⁶ 如果，支謙想將此兩品的偈頌編入同一品，很可能因某種考量而選用〈沙門品〉作為品名；此其三。

實際上，T210《法句經》的〈沙門品 34〉共有 32 頌，最初的二十二頌依次與巴利《法句經》(Dhp 360-382 頌)對應，後 10 頌則顯然是自他處編入。⁸⁷

在此以巴利《法句經》之〈比丘品 25〉第六頌(Dhp 365)為例：

salābhaṃ nātimaññeyya nāññesaṃ pihayaṃ care.
aññesaṃ pihayaṃ bhikkhu samādhim nādhigacchati. (Dhp

365)

他不應忽視自己的利益(解脫)，他不應妒羨別人的利益，
妒羨別人利益的比丘，他無法得定。

T210《法句經》對應偈頌為〈沙門品 34〉第五頌：

「學無求利，無愛他行，

⁸⁶ 《出曜經》卷 13〈沙門品 12〉：「沙門品」(CBETA, T04, no. 212, p. 678, a16)，《出曜經》卷 29〈沙門品 33〉：「沙門品」(CBETA, T04, no. 212, p. 764, c12)。

⁸⁷ 請參考筆者部落格「《法句經》、《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網址：<https://yifertwtw.blogspot.com/2012/11/t210-chapter-34-t04571c34.html>），<https://yifertwtw.blogspot.com/2015/02/32.html>）和 <https://yifertwtw.blogspot.com/2015/01/11.html>）。《出曜經》卷 13〈沙門品 12〉：「沙門品」(CBETA, T04, no. 212, p. 678, a16)，《出曜經》卷 29〈沙門品 33〉：「沙門品」(CBETA, T04, no. 212, p. 764, c12)。

比丘好他，不得定意。」

此處並未將巴利 *bhikkhu* 翻譯作「沙門」。

又如梵文《優陀那品》Uv 13.8 頌(〈利養品 13〉第八頌)：

svalābhaṃ nāvamanyeta nānyeṣāṃ sṛhako bhavet |
anyeṣāṃ sṛhako bhikṣuḥ samādhim nādhigacchati || (Uv
13.8)

他不應忽視自己的利益(解脫)，他不應妒羨別人的利益，
妒羨別人利益的比丘，他無法得定。

T210《法句經》對應偈頌為〈利養品 33〉第九頌：

「自得不得，不從他望，
望彼比丘，不至正定。」

此處並未將相當於梵文 *bhikṣu* 的字翻譯作「沙門」。

綜合以上三點，單純就 T210《法句經》而言，那體慧此處的立論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4.4 葛氏七百偈本

「論文」在〈附記〉(Excursus)論列中谷英明(Nakatani Hideaki)「此兩偈頌引自葛氏七百偈本」的主張為不可從，⁸⁸ 那

⁸⁸ Nattier (2023: 238-240)。《法句經》卷 1：「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惟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CBETA, T04, no. 210, p. 566, b27-c2)。

體慧認為〈《法句經》序〉僅提及「葛氏七百偈本」，並且認為該譯是「譯人出之，頗使其渾」，這是頗有微詞的批評。支謙此「序」並無隻字片語提及他引用了此一前人的翻譯。

呂澂在〈《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也有同樣的主張，並且進一步推論「七百偈的譯本」就是曇果所譯：

「從前有那一種《法句》的譯本存在，可以由〈法句經序〉所說而知。〈序〉說『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文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這表明了距離維祇難譯出五百偈本不遠的漢末，曾經有過改訂本《法句經》的翻譯，而它的譯文渾漫正是通過《四十二章經》所能見到的面目。像它用散文改譯頌句，使人迷離莫辨，又隨處敷衍解釋，這非渾漫而何？至於葛氏其人，名字雖不見經傳，但很可能就是曇果。這不僅葛果兩字聲音相近，並且曇果為漢末唯一傳來法藏部經本的人（他所傳《修行本起經》即是法藏部本），而從《四十二章經》上見得那部《法句經》所有的部派特徵（如第八章所表現的『布施依施者得清淨』，又第九章所表現的『施佛果大』等），恰恰證明它正是法藏部的傳本。」⁸⁹

呂澂先推論「《四十二章經》為《法句經》的抄本」，又引用支謙的序文，然後說「用散文改譯頌句」即是「渾漫」。

「用散文改譯頌句」即是支謙序文所稱的「渾漫」，這樣的推論不夠周全。即使《四十二章經》譯文渾漫，「葛氏七百偈本」也譯文渾漫，仍然得不出《四十二章經》即是葛氏譯本的結

⁸⁹ 呂澂，(1979: 277-278)，〈《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

論。而且「葛」字為「入聲十二曷部」，「果」字為「上聲三十四果部」，兩字也說不上「聲音相近」。即使葛氏七百偈本真的是「法藏部本」，而曇果也真的是曾經傳譯了「法藏部本」的經典，仍然無法據此主張「七百偈本是曇果所譯」；因為在佛典漢譯史，沒有「一部經典一定是該部的僧侶所譯」的定論。整部《出三藏記集》未提到曇果，歷代經錄也從未登錄「葛氏七百偈本」，甚至沒有任何文獻提到出自此本的隻字片語。對一個自三國支謙以降毫無蹤跡可尋的譯本，未經過譯文的比對，直接指此經的譯者即是一位從未登錄為譯過《法句經》的曇果，這樣的推論十分牽強。⁹⁰

總之，自支謙以後再也無人提起的「葛氏七百偈本」，主張 T210《法句經》某些偈頌抄自此本者並未見過「葛氏七百偈本」，也未讀到號稱引自此本的任何偈頌，這樣的主張欠缺文獻依據。

筆者完全贊同「論文」此處對「葛氏七百偈本」的見解。

4.5 兩頌的翻譯底本

「論文」在論列此兩頌的對應偈頌時，都是先標舉梵文《天譬喻》的對應偈頌。雖然，那體慧並未主張當年支謙即是引自此一《天譬喻》偈頌，只是行文之間令人有此印象，筆者在此略作澄清。

⁹⁰ 蘇錦坤 (2014: 113-122)，〈〈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第五節「《法句經》譯文是否參考七百偈本、九百偈本」。關於呂澂〈《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一文的評論，請參考蘇錦坤(2023)，〈呂澂「《四十二章經》抄自漢譯《法句經》」一說的商榷〉。

筆者認為此兩頌應是翻譯自與《優陀那品》相當的「《法句》類文本」，但是，偈頌的內容與 Uv 17.7, Uv 17.8 略有不同。

4.6 支謙《法句經》翻譯底本的語言

「論文」如此談論支謙《法句經》翻譯底本的語言問題：

「如同現在已經眾所週知的，初期漢譯佛典的源頭文獻看來是基於隸屬印度語系的多種語言，它們包括，但不限於犍陀羅語、梵語化的俗語(Prakrit，又稱佛教梵語)，以及在少數個案使用的巴利。」⁹¹

「毫無意外地，事實上支謙在此經的翻譯過程中，他確實面對多種印度語系的語言；而且他手邊可資運用的字典或參考詞語極少或全缺，這意味著他無法理解某些單字或片語。」⁹²

⁹¹ Nattier (2023: 244): ‘Second, as is now well known,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based on sources in a variety of Indian vernaculars, including (but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Gāndhārī, as well as texts in partially Sanskritized Prakrit (“Buddhist Sanskrit”) and perhaps even—in rare cases—in Pāli.’

⁹² Nattier (2023: 244): ‘Not surprisingly, the fact that in producing this translation he was surely dealing with texts in more than one Indian language, and that he had few if any lexicographic works at his disposal, meant that he was often confronted with words or phrases that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筆者在此作一些補充說明，支謙《法句經》的翻譯底本可能不只一種，如：

1. 「核心 26 品」主體部分與巴利《法句經》十分相近，關係密切，
2. 〈無常品〉等最初幾品與梵文《優陀那品》有相當淵源，
3. 〈39 吉祥品〉與巴利《經集》第二品〈小品〉的第四經《吉祥經》(Maṅgalasuttam)相當而有顯著差異，
4. 《法句經》卷 2〈生死品 37〉第十六頌：「一本二展轉，三垢五彌廣，諸海十三事，淵銷越度歡。」⁹³ 未出現在已知的各版本《法句經》當中，在漢譯阿含與巴利尼柯耶之中，僅有一首位於《相應部 1.44 經》的對應偈頌：‘Ekamūlaṃ dvirāvaṭṭaṃ, timalaṃ pañcapattharaṃ; Samuddaṃ dvādasāvaṭṭaṃ, pātālaṃ atarī isi.’⁹⁴

⁹³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4, b9-10)，第三句「諸海十三事」應如「宋、元、明藏」作「諸海十二事」。

⁹⁴ SN 1. 44, S i 32. 此一偈頌也出現在漢譯兩本《發智論》當中：竺佛念譯《阿毘曇八犍度論》(CBETA, T26, no. 1543, p. 915, c26-27)與玄奘譯《阿毘達磨發智論》(CBETA, T26, no. 1544, p. 1030, b11-12)，可參考蘇錦坤，(2022:27-29)，〈《阿毘曇八犍度論》〈偈跋渠〉與《阿毘達磨發智論》〈伽他納息〉的偈頌釋譯〉。

5. 「如蛇脫故皮」相關的偈頌⁹⁵ 可能與巴利《經集》第一品〈蛇品〉的第一經《蛇經》(Uragasuttam) ⁹⁶ 或波特納《法句經》第二十二品〈蛇品〉有關。⁹⁷

上述的這些文本(寫卷或背誦)可能使用不同的語言，例如，法光法師 (Bhikkhu Dhammajoti)論及支謙《法句經》的底本語言時，主張它可能既不是梵語也不是巴利，而是另一種與巴利相當接近的俗語。⁹⁸ 支謙可能在翻譯時未清晰地警覺此一差異，而造成某些偈頌的誤譯。

例如，〈道行品 28〉第四頌：

「生死非常苦，能觀見為慧，
欲離一切苦，行道一切除。」⁹⁹

第一句「生死非常苦」，相當於巴利《法句經》「Sabbe saṅkhārā dukkhā」(Dhp 278)的對譯。在 2013 年 10 月 18-19 日

⁹⁵ 《法句經》卷 1〈教學品 2〉：「學能捨三惡，以藥消眾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脫故皮。」(CBETA, T04, no. 210, p. 559, c20-21)。《法句經》卷 2〈梵志品 35〉：「心棄惡法，如蛇脫皮，不為欲污，是謂梵志。」(CBETA, T04, no. 210, p. 572, c19-20)與「去姪怒癡，憍慢諸惡，如蛇脫皮，是謂梵志」(CBETA, T04, no. 210, p. 572, c27-28)。

⁹⁶ Snp 1.

⁹⁷ Cone (1989: 209ff.)

⁹⁸ Dhammajoti (1995: 88): 'There are some instances which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riginal of Dh(C) is neither Skt nor Pali, but an other Prakrit (probably close to Pali).'

⁹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 a24-25)。

法鼓佛教學院主辦的「長阿含經國際研討會」的論文報告上，辛島靜志指出〈28 道行品〉「生死非常苦」，可能是「梵、巴 *saṃkhāra*, *saṅkhāra* (行) 在犍陀羅語會轉寫成 *saṃsāra*，有 kh/s 混淆的現象，因而導致譯成『生死(輪迴)』」。¹⁰⁰巴利《法句經》95 頌第四句：「*saṃsārā na bhavanti tādino* 他已不再輪迴生死」，對應的 T210《法句經》譯作「生死世絕」。¹⁰¹ 由此可見，相當於「*saṃsārā*」的字，在 T210《法句經》被譯作「生死」。

此一現象也出現在〈華香品 12〉的上半頌「有生死然，凡夫處邊」，¹⁰²對應偈頌為巴利《法句經》59 頌（*Dhp* 59）上半頌 '*Evam saṅkārābhūtesu, andhabhūte puthujjane;*' (在塵世的無聞凡夫當中)，在某一種俗語影響之下，「*saṅkāra*」被寫成或理解成「*saṃsāra*」(「輪迴」，古譯作「生死」)；而將相當於「*andhabhūte* 於愚闇者中的」的字誤解成「*antabhūte*」(「*anta* 邊 – *bhūte* 界」)，因此將「*andhabhūte puthujjane* 於愚闇的凡夫之中」譯為「凡夫處邊」。¹⁰³ 由於 T210《法句經》的〈19 老耗

¹⁰⁰ 在《道行般若經》詞典中辛島靜志也指出，《道姓般若經》等早期漢譯佛典中存在「生死」和「行」的混淆，反映出譯者混淆了中古印度語的 *saṃkhāra*-「行」和 *saṃsāra*-「生死」，參見 Karashima (2010: 421, note 228),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事實上，在部分佉盧文書體中，-kha- 𑀅𑀲 和 -sa- 𑀅𑀸 的形態相近，確有可能發生混淆，參見 Glass (2000: 54ff., 104ff.)。

¹⁰¹ 《法句經》卷 1〈羅漢品 15〉：「不怒如地，不動如山，真人無垢，生死世絕。」(CBETA, T04, no. 210, p. 564, b9-10)。

¹⁰² 《法句經》卷 1〈華香品 12〉：「有生死然，凡夫處邊，慧者樂出，為佛弟子。」(CBETA, T04, no. 210, p. 563, b15-16)。

¹⁰³ 在 2016 年 3 月 4 日的私人通訊裡，辛嶋教授幫我解惑說：「梵文 (OIA) -

品〉第一頌將相當於「*andhakārena*」的字譯作「幽冥」，可見譯者對於「*andha* 盲目、黑暗、愚闇」的理解並無障礙。因此，很有可能此一偈頌不是譯自巴利《法句經》，而是在背誦時或寫本上，‘*andha-*’被寫成或理解成‘*anta*’(邊、末端)。¹⁰⁴

也就是說，漢譯團隊將相當於巴利「*saṅkāra* 塵垢、垃圾」、「*saṅkhārā* 諸行」的兩個不同的字都當作「*samsāra* 輪迴(新譯)、生死(舊譯)」翻譯。這樣的誤譯很可能是因源頭文本為犍陀羅語而造成。¹⁰⁵

5. 結語

nt- 在犍陀羅語裡變為 *-nd-* (*-ṃd-*，因為沒有 *anusvāra*，寫為 *-d-*)。在犍陀羅語裡 *-nd-* 與 *-ndh-* 的發音沒有區別。所以聽了 *andhabhūte*，就誤解為 **andabhūte* (< *antabhūte*)。只有在犍陀羅語裡可以發生的誤解。」在中古印度語中，*-nt-*，*-ndh-* 通常保持不變，參見 Pischel (1981: §272), *A Grammar of the Prākṛit Languages*，而在摩揭陀語 (*Māgadhī*) 等俗語中，有時會發生 *-nt-* > *-nd-* 的音變，參見 Pischel (1981: §275)。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寫本和尼雅俗語中也出現了類似的 *-nt-* > [*-ṃd-*] > *-d-* 變化，參考 Brough (1962: 98ff.)。但是這一音變在在晚近發現的犍陀羅語寫本中並不常見，毋寧說是中亞地區寫本的特色，或許反映的不是犍陀羅語而是其東部俗語方言母本的語言特點，參考 Baums (2009: 159 and note 42)。

¹⁰⁴ 關於從支謙《法句經》的誤譯來判斷背後的語言問題，可參考 蘇錦坤 (2016b)，〈《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

¹⁰⁵ Dhammajoti (1995: 132, note 33) 指出，有可能原文是「*samsāra-bhūtesu*」，他並未認為「生死」是「誤譯」。

那體慧是初期漢譯佛典文獻學的大家，她的著作甚為豐富，而且極具個人特色，時有創見。紀寶總結其研究領域和成果為七大項：¹⁰⁶

1. 對「末法」的研究
2. 對淨土典籍的研究
3. 對華嚴典籍的研究
4. 對菩薩道與早期大乘關係的研究
5. 對《般若心經》梵語的整體性質疑
6. 對竺佛念譯經本的質疑
7. 對支謙譯經師地位的質疑

她的著作當中又以《初期漢譯佛典導論：從東漢至三國》一書為此一領域的里程碑，成為入門必備的工具書。¹⁰⁷

雖然「論文」的主幹在指出《天譬喻》的兩首偈頌以及 Uv 17.7-8 可以作(22.7)及(22.8)的對應偈頌，並詳列印度語系、漢譯、藏譯其他文本的對應偈頌；那體慧在此也觸及幾個重要議題：

A. 《法句經》的版本：

古代各語言版本的《法句經》在經名、品名、品數、各品偈頌數量等都呈現不少差異，「論文」對此一現象作了獨特的建議：

¹⁰⁶ 紀寶(翻譯)，那體慧 Jan Nattier 原著，(2018: 4-7)。

¹⁰⁷ Nattier (2008),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此處漢譯書名為筆者所暫擬。

「考量了現存各語言版本之間的極度差異，當然不可能將這些文本歸結為單一『法句經』(或『優陀那品』)的不同版本，而是將它們稱作『同一類』經本。也就是說，(這一類經典都是)從沒有固定結構的偈頌(庫)依某些主題而分章的結集，這些偈頌也與其他經典廣泛地共享；而不是一部經典的多種不同的編次。」¹⁰⁸

筆者十分贊同此一相當合理的判讀，本文稱此類「法句」經本為「《法句》類文本」。

B. 支謙《法句經》對某些術語呈現所謂「一詞多譯」的現象，¹⁰⁹ 需要有足夠能力去解讀此一現象。如「bhikkhu(巴利)、bhikṣu(梵文)」，經中譯為「比丘」及「除饑」；「brāhmaṇa(巴利、梵文)」，經中譯為「梵志」及「逝心」。

¹⁰⁸ Nattier (2023: 223): 'In light of this extreme variability it is certainly not possible to refer to all of these texts as being versions of "the" Dhammapada (or Dharmapada, or Udānavarga); rather, it might be better to say that these names refer to a type of text—that is, a thematically arranged collection of highly mobile verses, many of them widely shared with other scriptures of this type—rather than a single scripture for which we have multiple exemplars.' 封興伯(Oskar von Hinüber)也曾表達過相同的看法。他在 2018 年 9 月 28-29 日位於阿根廷的「雜阿含經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回答筆者的提問時說，巴利《法句經》、《犍陀羅法句經》、梵文《優陀那品》和波特納《法句經》等，與其將它們視為同一部《法句經》的多種版本，不如說是歸屬於「同一類」法句經。

¹⁰⁹ 可參考蘇錦坤 (2016a)，〈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C. 支謙《法句經》翻譯自多種不同的印度語系的語言，由於未能清晰地分辨其間的差別，因而造成部分誤譯。

D. 支謙《法句經》可能將「後譯」偈頌隨意地插入「初譯」偈頌之中。¹¹⁰

那體慧在文中最後寫到：「希望下一世代的學者能夠接續此一成果往前推展，對支謙的翻譯能有新發現與貢獻」¹¹¹

¹¹⁰ Nattier (2023: 224-225): ‘While this is certainly not impossible, now that we have seen that Zhi Qian appears to have freely interpolated material from an Udānavarga belonging to a different school into a chapter of this “core” portion of the text, this hypothesis may need to be re-evaluated.’ 雖然此處特別註明此一假說有待進一步驗證、探討，筆者在〈T210《法句經》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已經建議了類似的推論(蘇錦坤(2019a:10))：

支謙在「編訂」階段，至少有三種可能狀況；

1. 僅單純將「後譯偈頌」編為「外 13 品」，再重編各品次序，實際上並未將「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
2. 將「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但是，未將「初譯偈頌」移到「外 13 品」之中。
3. 不僅將「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也將「初譯偈頌」移到「外 13 品」之中。

目前尚無法探究實際的「編訂」情況，這些都有待累積更多的研究成果，以作進一步的考證。

¹¹¹ Nattier (2023: 245): ‘It is hoped that scholars of coming generations will be able to carry this work forward, contributing new findings that will cast further light on Zhi Qian’s work.’

支謙《法句經》所翻譯的偈頌，有 26 品與巴利《法句經》26 品的品名與次序相仿，兩者在此 26 品中的偈頌或十分相似、或差異頗大。T210《法句經》其餘 13 品的部分品名則與梵文《優陀那品》的品名相當，如〈1 無常品〉與〈1 Anityavarga 無常品〉，〈3 多聞品〉與〈22 Śrutavarga 聞品〉，〈4 篤信品〉與〈10 Śraddhāvarga 信品〉，〈5 戒慎品〉與〈6 Śīlavarga 戒品〉，〈8 言語品〉與〈8 Vācavarga 言語品〉，〈33 利養品〉與〈13 Satkāravarga 利養品〉，〈36 涅槃品〉與〈26 Nirvāṇavarga 涅槃品〉等等，品名雖然相仿，兩者的偈頌不一定相同。

支謙《法句經》所翻譯的偈頌來源有在巴利《法句經》與梵文《優陀那品》之外者，那體慧此文展示了推求對應偈頌的方法與「《法句》類文本」的複雜特性。

筆者以此文作為訂正與改善「T210《法句經》研究」的討論平台，但疏漏在所難免，懇請教界長老、學界先進不吝指正。

縮寫:

CBETA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6 年版

Dhp 巴利《法句經》*Dhammapada*

DN 巴利《長部》*Dīgha-nikāya*

Divy 梵文《天譬喻》*Divyāvadāna*

P.2381 法藏敦煌殘卷 P.2381 號，P 代表「伯希和 Pelliot」

SnP 巴利《經集》*Sutta-nipāta*

T210 漢譯《法句經》

T212 漢譯《出曜經》

T213 漢譯《法集要頌經》

Ud 巴利《優陀那》*Udāna*

Uv 梵文《優陀那品》*Udānavarga*

UvS 蘇巴什寫本《優陀那品》*Udānavarga de Subaṣi*

UvT 藏譯《優陀那品》*Ched du brjod pa'i tshoms*

參考書目

一、佛教經典與工具書

《大正新修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翻印)。1983 年。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2016 版光碟。

《漢譯南傳大藏經》。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5 年。

CSCD, version 3, Dhammagiri: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Online Pāli Tipiṭaka Website. 2016/10/29,

<http://tipitaka.sutta.org/>)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TSD). 1921–1925. Rhys Davids, T. W. and William Stede. Chipstead: Pali Text Society.

二、西文著作

- Balk, Michael. 2011. *Untersuchungen zum Udānavarga: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mittelindischer Parallelen und eines tibetischen Kommentars*.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 Baums, Stefan. 2009. “A Gāndhārī Commentary on Early Buddhist Vers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7, 9, 13 and 1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Bernhard, Franz. 1965. *Udānavarga. Band I: Einleitung, Beschreibung der Handschriften, Textausgabe, Bibliographie*.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Brough, John. 1962.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olume 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e, Margaret. 1989. “Patna Dharmapada, Part I: Text.”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3: 101–217.
- Cowell, Edward B., and Robert A. Neil, eds. 1886. *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nningham, Alexander. 1877. *Inscriptions of Asok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 Dhammajoti, K. L., Bhikkhu 法光法師. 1995.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 Kelaniya, Sri Lanka: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 Dietz, Siglinde and Champa Thupten Zongtse, eds. 1990. *Udānavarga. Band III: Der tibetische Text*.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Dimitrov, Dragomir. 2020. *The Buddhist Indus Script and Scriptures On the so-called Bhaikṣukī or Saindhavī Script of the Sāṃmitīyas and their Can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Falk, Harry. 2011.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ṣṭhī Texts.” *ARIRIAB* 14: 13–23.
- Falk, Harry. 2015. “A New Gāndhārī Dharmapada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3).” *ARIRIAB* 18: 23–62.
- Glass, Andrew. 200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 Paleograph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Hultzsch, E. 1925. *Inscriptions of Asok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arashima, Seishi. 2010.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Volume X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 Lenz, Timothy. 2003. *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6 + 25*. Gāndhāran Buddhist Texts, Volume 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Nakatani, Hideaki. 1987. *Udānavarga de Subaṣi: édition critique du manuscrit sanskrit sur bois provenant de Subaṣi: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fonds Pelliot*.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 série in-8°, fascicule 53 / fascicule 54. Paris: Edition-Diffusion de Boccard.
- Nattier, Jan. 2008.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 Nattier, Jan. 2023. “On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in Zhi Qian’s Hybrid Dharmapada.” *ARIRIAB* 26: 215–252. 文章網址：
(https://www.academia.edu/99608660/Nattier_On_Zhi_Qian_s_Hybrid_Dharmapada), 2024/1/6.
- Norman, K. R. 1991. “Middle Indo-Aryan Studies XIV.” in *Collected Papers II*: 113–118.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 Norman, K. R and O. von Hinüber. 1994. *Dhammapada*.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 Norman, K. R. 1997a.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Londo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Norman, K. R. 1997b.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 Pischel, R., 1981. *A Grammar of the Prākṛit Language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Roth, Gustav. 1980.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Ārya-Mahās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s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Supplement 1. Notes on the Patna Dharmapada, 2. Text of the Patna Dharmapada.” In: Heinz Bechert, ed.,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Symposien zur Buddhismusforschung 2.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ser. 3, vol. 117, pp. 78–13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Roth, Gustav. 2000. *Discussions about the Patna Dharmapada*. Patna: Patna Museum.
- Rotman, Andy. 2008. *Divine Stories: Divyāvadāna*. vol. 1.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 Salomon, Richard. 1999.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chmithausen, Lambert. 1970. “Zu den Rezensionen des

Udānavargaḥ.”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und Archiv für indische Philosophie* 14: 47–124.

Sferra, Francesco. 2020. “*Pudgalo ’vācyah* — Apropos of a Recently Rediscovered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Sammitīyas*.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kārikā* by Saṅghatrāta.” In *Archaeologies of the Written: Indian,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edited by Vincent Tournier, Vincent Eltschinger, and Marta Sernesi, 647–710. Naples: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Tournier, Vincent. 2020. “Buddhist Lineages along the Southern Routes: On Two *nikāyas* Active at Kanaganahalli under the *Sātavāhanas*.” In *Archaeologies of the Written: Indian,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edited by Vincent Tournier, Vincent Eltschinger, and Marta Sernesi, 859–912. Naples: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Tournier, Vincent. 2023. “A 4th/5th-Century *sūtra* of the *Sammitīya* Canon? On the So-Called ‘Continental Pāli’ Inscription from Devnimori.”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Pali Studies Week Paris 2018*, edited by Claudio Cicuzza, 403–470. Bangkok and Lumbini: Fragile Palm Leaves and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Wille, Claus. 2014. “Survey of the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Hoernle, Stein, and Skrine Collection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 Paul Harrison and Jens-Uwe Hartmann, eds., *From Birch-Bark to Digital Data: 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dic Buddhist Manuscript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Stanford, June 15–19 2009*.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iträge zur Kul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 Nr. 80, pp. 223–246.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三、中日文著作

呂澂（1979）。〈《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中國佛學源流略講》276-282 頁。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原書記載此篇為 1956 年 8 月 7 日改寫稿）。

紀寶（2015）。〈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的發現與研究情況簡介〉。《宗教研究》，2015 春，29-46 頁。

紀寶（翻譯），那體慧 Jan Nattier 原著（2018）。《漢文佛教文獻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桂林市，廣西省，中國。

裘雲青（翻譯），辛島靜志原著（2017）。〈brāhmaṇa, śramaṇa 和 Vaiśramaṇa--印度语言流俗词源及其在汉译的反映〉。《人文宗教研究》第九輯(2017 年第 1 冊)，1-42 頁。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市，中國。又見：

(https://www.academia.edu/36309068/br%C4%81hma%E1%B9%87a_%C5%9Brama%E1%B9%87a%E5%92%8CVai%C5%9Brama%E1%B9%87a_%E5%8D%B0%E5%BA%A6%E

8%AF%AD%E8%A8%80%E6%B5%81%E4%BF%97%E8
%AF%8D%E6%BA%90%E5%8F%8A%E5%85%B6%E5%
9C%A8%E6%B1%89%E8%AF%91%E7%9A%84%E5%8F
%8D%E6%98%A0)

中谷英明 Nakatani Hideaki (1988)。《スバシ 写本の研究——
亀茲国致隸藍の『ウダーナ・ヴァルガ』》。京都：人
文書院。

張譯仁(2022)。《吳譯《法句經》(T210)的跨語言對勘研究--
以譯語考釋管窺其源語面貌》。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上海市，中國。

水野弘元 Mizuno Kōgen (1981)。《法句經の研究》。東京：春
秋社。

蘇錦坤(2014)。〈〈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
70期，頁77-132。

蘇錦坤(2016a)。〈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
思〉。《福嚴佛學研究》11期，75-116頁，新竹市，台
灣。

蘇錦坤(2016b)。〈《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法鼓佛
學學報》19期，93-158頁，法鼓文理學院，新北市，台
灣。

蘇錦坤(2019a)。〈T210《法句經》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
《法鼓佛學學報》24期，頁1-59，法鼓文理學院，新北
市，台灣。

蘇錦坤（2019b）。〈《法句經》(T210)的詮釋與翻譯---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正觀》87期，89-161頁，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22）。〈《阿毘曇八犍度論》〈偈跋渠〉與《阿毘達磨發智論》〈伽他納息〉的偈頌釋譯〉。《福嚴佛學研究》17期，1-64頁，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23）。〈呂澂「《四十二章經》抄自漢譯《法句經》」一說的商榷〉。《福嚴佛學研究》18期，1-50頁，新竹市，台灣。

引田弘道 Hikita Hiromichi（2000）。《新国訳大蔵經・法句經》。東京：大蔵出版。

網路資源

1. 《優陀那品》(*Udānavarga*)，Franz Bernhard, (1965).
2016/10/29：
(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volume&v_id=71)，
(<https://www.academia.edu/23015506/Ud%C4%81navarga>)
2. 巴利《法句經》，2016/10/29：
(<http://tipitaka.sutta.org/>)，
(<http://www.tipitaka.org/romn/>)，
(https://www.academia.edu/22666469/The_Dhammapada_KN_2_A_New_Edition)
3. 犍陀羅《法句經》，2016/10/29：
(https://gandhari.org/a_document.php?catid=CKD0510)

4. Patna 波特納《法句經》，2016/10/29：
(https://www.academia.edu/22323867/Patna_Dharmapada)
5. 蘇錦坤，部落格「《法句經》校勘與標點」(T210《法句經》)，2016/10/29：
(<http://yifert210.blogspot.tw/>)
6. 「《法句經》偈頌對照表」：
 - 6.1 Ānandajoti, Bhikkhu, 2016/10/29: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
(https://www.academia.edu/22666481/Parallels_to_the_P%C4%81li_Dhammapada_Verses)
 - 6.2 Devasanti 部落格《忘憂》，2023/5/29：
(<http://yathasukha.blogspot.tw/>)
 - 6.3 蘇錦坤，部落格「《法句經》、《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2016/10/29：
(<http://yifertwtw.blogspot.com/>)
 - 6.4 蘇錦坤，部落格「《法集要頌經》校勘、標點與 *Udānavarga* 偈頌對照表」，2016/10/29：
(<http://yifertw213.blogspot.tw/>)
6. 台灣教育部部落格《異體字字典》，2016/10/29：
(<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部落格「小學堂」，2016/10/29：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8. 犍陀羅語字典 Baums, Stefan, and Glass, Andrew, *A Dictionary of Gāndhārī*, 2016/10/29,
(https://gandhari.org/n_dictionary.php)



Notes on “*On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in Zhi Qian’s Hybrid Dharmapada*” by Jan Nattier

Chang, Yiren, Candidate of Buddhist Studies PhD, München University, Germany ; Su, Ke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Taiwan

Abstract

In 2023, Jan Nattier has her article “On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in Zhi Qian’s Hybrid Dharmapada” published on the *ARIRIAB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It indicates that the so-called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of the *Faju jing* (T210, here highlighted as verse 22.7 and 22.8) may be traced to two verses of the *Divyāvadāna* and Uv 17.7-8 as their parallels. Her article also provides detailed expounding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mong them. It examines verses of the Shufu chapter 述佛品 of T210 with comments against its translation style. By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it reflects and proposes that these multi-language ‘recensions’ of extant manuscripts of ‘*Dharmapada/Dhammapada*’ may be referred as ‘books belong to a specific category’ instead of ‘versions of the same book’.

Authors (Zhang and Su) introduce and make notes on key arguments of Nattier’s article following these six topics:

1. Parallels of the first verse of the Shufu vagga 述佛品 of

T210.

2. Parallels of the twelfth verse of the Shufo chapter 述佛品 of T210.
3. Zhi Qian used to translate Indic ‘bhikkhu’ as ‘沙門’(Shamen).
4. On Ge’s 700-verses version of ‘*Dharmapada/Dhammapada*’.
5. On possible Indic sources of verse 22.7 and 22.8.
6. The underlying language of the *Faju jing* (T210) by Zhi Qian 支謙.

Keywords: 1. Dhammapada(Dharmapada) 2. “*Dharmapada*-type” texts 3. *Divyāvadāna* 4. Jan Nattier